

当传统与科技碰撞,武夷文化就“活”了起来——

月映武夷:看古今美学交融

□张筱惜

武夷的月光,藏着两个千年。

一个是世遗山水的千年灵秀——丹崖壁立万仞,碧水九曲蜿蜒,亘古不变;一个是宋明理学的千年回响——“天即理”的哲思,穿越八百年仍振聋发聩。

这份双重底蕴,成了《月映武夷》最足的底气:对“内容为王”的坚信。曾执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广场活动的导演肖向荣,用一场水幕光影的“魔法”,把两个千年织进同一方舞台。

当朱熹的身影从总角稚子走到白发老者,武夷的世遗密码、朱子的成儒之路、世人的为人之道,都变成了看得见、听得懂、摸得着的人生答案。

科技入画:

把真山水【搬进】剧场

看《月映武夷》,好似走进一方山水。
文化与山水如何融合更有新意?演出如何成为观众“必选项”?朱子理学如何以简单、寓教于乐的方式被读懂?

不妨先来看一组硬核数据:

70分钟观演,800年文脉流转;
10000立方米水量,1秒水陆切换;
4块IMAX巨屏,270度全景环绕。

演出开场,混沌星云倾泻而下,万千星辰扑面而来。地球脉搏涌动,武夷群峰随之拔地而起。这一刻,观众仿佛被拽进时空长河,望见武夷诸峰傲立,九曲碧水流淌,在奇秀壮美的山水长卷中,触摸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。

这是4块IMAX级巨屏创造的奇迹——屏幕呈扇形围成三面屏,搭起270度全景空间,裸眼3D技术消弭视觉差,让观众不是“看画”,而是“入画”。“我们特意增强了沉浸感的设计,把观众牢牢‘包裹’在武夷山水里。”视觉总设计冯岩介绍。

工作人员在调试水幕和雾森装置
(张行健 摄)演职人员正在彩排
张行健 摄

“0重力”单翼舞服

匠心温度: 让千年传统【可触摸】

看《月映武夷》,宛若寻觅一片月光。

一群白鹭掠过碧波,踮脚时羽翼轻拢,展翅时似入云海,仿若朱熹眼中的武夷胜景跃然眼前。

“白鹭翩跹”的这份轻盈,藏着服装总设计师韩春启的巧思。

演员要在3至10厘米深的水中起舞,普通舞鞋遇水打滑,雨鞋又笨重、束缚演员发挥。团队日夜钻研,与厂家沟通磨合,经过六七次调整材质、改进鞋型,终于定制出美观又防水的舞鞋。

“柔软贴合,还不进水,是水上起舞的‘秘密武器’。”舞蹈演员黄琳颖举着鞋,眼里都是笑。

水是演出的魂,也是武夷山的魂。

把《月映武夷》当“封山之作”的韩

演职人员正在检查道具龙鱼灯
(张行健 摄)

民间龙鱼道具

声乐光影:

让科技【读懂】东方美学

看《月映武夷》,仿佛遇见一抹茶香。

科技的最高境界,是“藏”起自己,让观众只看见美。《月映武夷》的声乐光影做到了这一点:让科技读懂美学,让技术生长出传统肌理。

建盏在火中裂变,盏中星河流转,千年窑变技法与数字投影的对话里,藏着“经火炼方成才”的东方哲思;

全息投影搭起古代学堂,灯光渐亮时,书声仿佛从时间长河中传来,让人想起自己挑灯夜读的日子;

270度环屏上,雨水、溪水、茶水、酒水、泪水交织,分不清是光影还是真水,就像朱子的思想,在山水间汇聚、碰撞。

闭上眼,你会听见更奇妙的世界。

少年朱熹举着建盏说“这茶好香啊”,前排观众能听见他的呼吸声、茶汤注入建盏的轻响;后排观众却多了份惊喜——星空“流动”的空灵音效,像站在武夷山顶,听风穿过竹林。

“这是定向声场的功劳。”郭昕调试着设备,“把声音分层,让每个位置的观众,都有专属的听觉记忆,就像古代书院‘远近皆闻书声’。”

《悟心》篇章的绝境,把这份巧思推到极致。

黑衣人的斥骂从暗处响起,透着寒意;傩舞的脚步声从地面传来,震得脚底发麻;朱子的呐喊却穿透风雨,直击人心。

此时舞台骤暗,只有一束暖光笼罩着朱子。金黄烟雾与周遭黑暗的强烈反差,把“宁焚残躯也要守

道”的孤绝,刻进观众心里。

“我们用‘留黑’手法,呼应宋代‘留白’美学,还能避免视觉疲劳。”冯岩说,不同篇章的色彩选择,也藏着美学密码。

冯岩举例分析,蓝紫色调模拟星河流转,自然风光倾向金绿配比;建盏篇章以红色、金色为主,突出泥与火的碰撞;谢幕时,灯光将舞台染成紫色,屏幕上的“书山”微微泛红,在演员各色衣着映衬下,让人瞬间想到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画面。

“我们要用最现代、最科技的手法,去讲最传统、最艺术的故事。”国家文华奖获得者、总制作人萨迦多吉的话语,道出《月映武夷》的创作初心。他始终相信,那些让人眼眶发热的瞬间,从不是艺术的偶然巧合,而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深情回响。

这场演出呀,真像一泡“茶气十足”的武夷岩茶,馥郁的香气撞进口腔,后背微微发汗。800余年文脉浓缩在70分钟里,如氤氲茶气,让“格物致知”的智慧、“经世致用”的担当,都照进了寻常生活,余韵悠长。

水为墨,光为笔,舞台即宇宙,观者即行者。《月映武夷》写下的,是武夷的千年过往,更是传统的光明未来——

你且品,那些藏在故事里的科技,恰似武夷岩茶的回甘,初尝是视听的震撼,回味是文化的绵长。而这份文化的温度,会永远“活”在崇阳溪的月光里,活在每个被触动的人心里,生生不息。



月映武夷水舞台获世界纪录认证(张筱惜 摄)

“前一秒还是书房,后一秒就成了九曲溪。”当少年朱熹在“六经堂”里诵读,舞台是干燥的地面,书桌、屏风整齐排列。可当他念出“举座且停酒,听我歌远游”,舞台突然“消失”,10000立方米的水瞬间涌现,地面化作万顷碧波。

这是世界最大室内水幕舞台的魅力——跨度过67.8米的水舞台,藏着8225吨水循环系统,能1秒由地面切换为一汪碧水;台口宽度45米,舞台面积近2500平方米;公演时便拿下WRCA“世界单体最大的室内水幕舞台”认证。

“其实,水舞台并不是最初方案。”舞美总设计师郭昕回忆说,“当我们泛舟九曲溪,被那抹青绿深深震撼的一瞬间,下定决心要做水舞台,把山水‘搬’到观众眼前。”

于是,山水跟着剧情“活”了起来。朱熹踏歌山水间,2400平方米投影在水面落下星光点点,青衫衣摆被溪水沾湿。

舞者持竹篙敲击水面,波光碎成一池金箔,恍若九曲溪水正载着他的身影远行。

“格物致知”的叩问响起,数控喷头齐齐启动,细密雨丝沾湿朱熹的鬓角,空气里飘着思索的沉郁。水面不时泛起圈圈涟漪,像极了他心中翻涌的困惑。

“我懂了,我懂了!”朱熹振臂高呼,跃下巨石。顿悟的瞬间,长达45米的雨帘滂沱而下,烫金的誓言随雨幕纷纷坠落,与他“理在天地裂痕处生长”的呐喊撞个满怀。

他掬起一捧水,喜极而泣——那一刻,八百年前的哲思与现代人对生命的叩问,在雨水与心潮的激荡中产生了共鸣。

这还不是全部。建本雕版会抬升为60度斜面,演员踏“版”而舞;竹筏能从天而降,载着朱熹“漂流”九曲;巨大的月亮、荷叶在空中漂移,与水幕、冰屏错位融合……升降、开合、推拉的机械,与吊装、威亚和雾森装置合力,让山水灵秀在科技里有了立体又鲜活的模样。

式的基本上,改成红黄绿交错,加了纱和灯,舞动时飘逸梦幻,像游走在星河;

“六经堂”一砖一瓦按《营造法式》复原,舞美设计反复推敲布景比例,运用山水画“平行透视”手法,让宋画诗意图渗透进舞台;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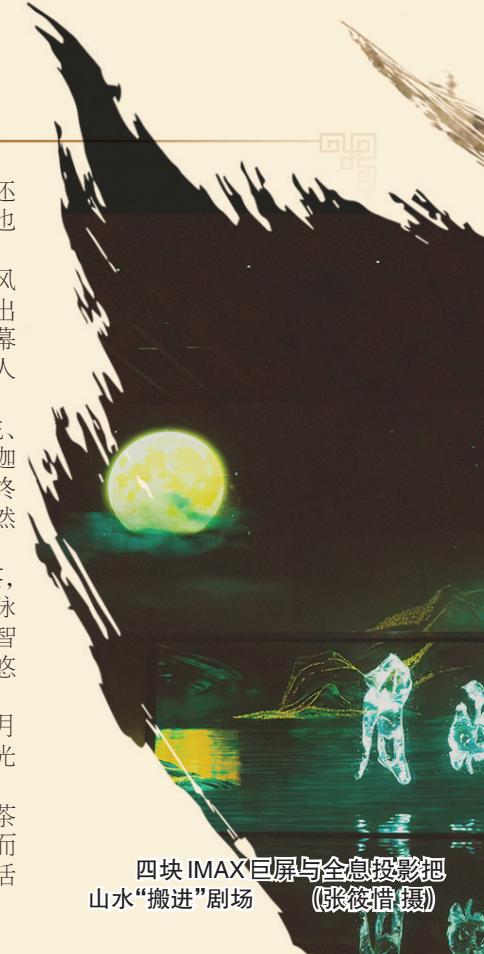
舞台上的烛火,会轻微晃动,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暗,和古代烛火的质感一模一样;

荷花女、礼官的服饰,守着宋代简约素雅的风骨,又添了现代剪裁,穿在身上,是古画里走出来的美。

当机械舞台沉入碧水,光影如月色铺陈;当演员踏着专属舞鞋在水中起舞,朱熹的衣袂随水纹飘动,《月映武夷》带来的不仅是视觉震撼——它让传统从书本里“走”了出来,成了观众伸手就能接住的一片月光。

细节里的匠心,全是对传统的敬畏——

民间的龙鱼道具,在传统红、黑样

四块IMAX巨屏与全息投影相结合
山水“搬进”剧场
(张筱惜 摄)